

新聞内幕曝光

888135

44-652
06:70

社科院青3



10051227

《记者·文化·时代》丛书

新闻内幕曝光

台恩普



京新登字 022 号

* * *

《记者·文化·时代》丛书

新闻内幕曝光

台恩普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黄城根南街 9 号 邮政编码 100032

北京仰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9.125 字数:200 千字

1992 年 8 月第一版 199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定价:4.50 元

ISBN 7—80088—245—4/C·39

内 容 简 介

这部报告文学集,通过对曾在社会上风云一时的新闻人物的追踪采访,展示了一幅多彩的时代画卷。其中,有全国著名知青侯隽、邢燕子、吕玉兰、董加耕等人 30 年来所走过的风雨历程以及他们现在的处境;有著名科学家彭加木罗布泊失踪之谜的追述;有从大地震废墟上站立起来的唐山人的奋斗业绩。此外,还有“古代丝路”和“西门佛国”的奇异风情,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幅陌生而又迷人的画卷。

总 序

将凝聚着不少人的心血的《记者·文化·时代》丛书(第二辑)捧出来献给读者的时候,我们感慨万千。

说起来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记得,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在《人民日报》一位主任记者的家里喝着凉水的时候,我们这个丛书的编委会中的不少人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我们应当为记者做点什么事情。

当然不仅仅因为我们在场的几个人都是记者。而是我们在天南地北的议论中,认识到了记者的“伟大”。

不是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是一批新闻记者的精英,以自己不懈的努力敏锐地记录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程,他们是在时代前沿奋斗着的战士,是记录历史的真诚的证人。

信息时代是记者的时代。这不仅因为记者是信息的传播者;还因为记者通过对信息的选择引导着人们的注意力,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更重要的是记者们以无私无畏的笔剖析着社会、剖析着社会与人,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社会。在变革的年代,这一点尤为重要。

但同时,变革的年代又给记者的笔带来困惑、带来压力。能够走出困惑、不屈服于压力的记者,才能成为这支队伍中的精英。所以,本套丛书的作者们,几乎个个都有坎坷的经历,都有一颗善良的心,都有一腔为民鼓与呼的热血。对于这样的

人,时代应该厚爱他们。

厚爱的方式之一就是把自己的作品奉献给社会。所以,从1986年那个炎热的夏日起,我们就投入了记者丛书的编辑工作之中。应该说,这一工作也是充满艰难的。但无论如何,不管将来谁来记录中华民族这一段历史,他都会使用最辉煌的文字;不管是谁来记录这段历史,他都不会忘记新闻记者在与时代一起前进的同时,忠实地记录了时代前进的脚步的功绩。因而,尽管艰难,我们还是编辑出版了22位记者的作品集——《新时期记者自选丛书》和《记者·文化·时代》丛书(第一辑)。

谢谢中国社会出版社的同志,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支持我们把出版《记者·文化·时代》丛书(第二辑)的设想变成了现实。

时代仍在前进,所以,新闻界的精英会不断地涌现。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一集一集出下去——那其实是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希望。

《记者·文化·时代》丛书

编辑委员会 1992年6月

目 录

上 辑

内幕——细事从头说

1. 情系窦家桥 (3)
——宝坻访侯隽
2. 依然奋飞的燕子 (33)
——邢燕子访问记
3. 她,还是吕玉兰 (56)
4. 三十年的路 (68)
——董加耕,留下真情从头说
5. 揭开罗布泊之秘 (101)
——著名科学家彭加木追记

中 辑

新闻——春华灿灿

6. 唐山之光 (143)
7. 他的理想,在戈壁滩上 (155)
——记兰州部队某部一连指导员张明光

8. 志在天涯中 (163)
——记大学毕业生贝华和吴远征
9. 飞向世界屋脊 (170)
——记进藏大学毕业生汪青春
10. 沧州好汉 (176)
——记徒步考察滩涂的农民王翊
11. 小伙子的三斧头真不离儿 (183)
12. 李刚山 (190)
13. 深情浇灌黄土地 (196)
14. 裕固草原上的“一棵草” (203)
——记裕固族女演员雅荷洁斯
15. 警犬“大夫” (209)
16. 敢摘星星的姑娘 (214)
——记全国青年细纱纺织“十佳”能手王德英
17. 绿色的光环 (225)
——记北大新生在石家庄陆军学院

下 辑

当年——“长河”悠悠

18. 西藏见闻 (235)
19. 青海湖畔 (253)
20. 河西走廊行 (267)
21. 秋游武夷山 (291)
22. 大江的浪花(后记) (295)

上 辑

内幕——细事从头说

情系窦家桥

——宝坻访侯隽

1. 温和的“老大姐”

津郊宝坻，真乃“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宝地。远的不讲，就说当今党和国家领导人李瑞环，还有侯隽、邢燕子等，哪一个不是几乎全国都家喻户晓呢？

马年伊始，一个细雪霏霏的傍晚，我住进该县招待所。当打听起上述这些名字时，服务员小张兴冲冲地说：“侯隽就在县招对面的县人大上班，你可以先访问访问她！”

此刻，夜幕降临，望着窗外高高飘扬着五星国旗的县人大办公大楼，风雪蒙蒙之中，仿佛迭映出 28 年前一位头扎两条毛刷式短辫，白净的面孔上架着一副白边近视镜，手攥书本，肩扛锄头，朝气蓬勃的北京姑娘来。

那年，19 岁的侯隽以优异的成绩在北京良乡中学高中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自愿放弃升大学的机会，告别繁华的都市，远离担任工程师和工会干部的父母，到贫困的宝坻县史各庄乡窦家桥村安家落户。著名女作家黄宗英采写她的一篇报告文学《特别姑娘》发表后，不知激励过多少年轻人火热的心。

之后，在那特殊的年代里，她曾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县

革委会副主任、国务院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专职副组长。当年江青三次视察小靳庄，她都被邀请陪同前往。一时间，犹如一块美玉被染上灰尘似的，她又被看成是一种“特殊人物”而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

翌日上午，我正跟县人大办公室的同志谈话，轻轻推门进来一位身穿军大衣、剪短发、圆脸儿、戴一副棕色琇琅架眼镜的中年女干部。办公室的同志热情介绍：“她就是县人大副主任侯隽同志。”

岁月不饶人，当年风华正茂的北京姑娘，如今已变成跟当地县乡女干部几乎别无两样的中年人。细打量，她1.6米不到的个头儿，匀称的身材，白里透红的面容，斯斯文文的举止，特别是那一口细声细语道地的北京话，一接触便能使你感到是位平易近人、温和稳重的“老大姐”。

她进屋脱掉军大衣，坐在对面的沙发上。我惊奇地发现，她蓝灰色的左腿裤管上细针细线地缝补着巴掌大一块补丁。这不由使我心头一震，“怎么，还是当年老知青艰苦奋斗的作风！”

“侯大姐，您还显得很年轻，头发一根都没白。”我冲她讲。

“哪里呀，”她格格地笑着：“该过春节了，用染发水染了染，其实头发早已黑白掺半了。”

“经事还诸事，阅人如阅川。”也许应了唐人刘禹锡的这句话，阅历深广的侯隽反倒一点架子也没有，讲话如此朴素，自然，这使我的采访更感轻松，谈话犹如亲人拉家常一般地进行着。

2. 天堂里的“叛逆”

往事如烟，许多早已淡忘，但侯隽永生也难以忘却这么一次情景：

1962年6月21日，天津到宝坻的长途汽车站，聚集着好些农民、职工、家属、学生和下乡工作的干部。他们都在等待着开往农村的汽车。

入夜了，候车室已静了下来，忽然又进来一对年轻的姑娘。她们提着书包，踏着轻盈的步子，辫子梳得光光的，短袖衬衫的反领没有汗渍，干净的鞋上也不沾土粒儿，其中一个姑娘，白白的脸庞上还架着眼镜。

“你们是学生吧？”一位中年旅客凑了上来和她们攀谈起来。

“是呀，才高中毕业。”那个个儿稍高的姑娘口齿伶俐地回答着。

“你们到农村去探亲？”

“我们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劳动，当农民！”这位旅客又打量一下眼前的一对还带着稚气的姑娘，轻轻地摇摇头，又微微地一笑：“嗨！”

“真的。”那位稍高的姑娘显得有些控制不住洋溢在内心的热情，“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当一个新式的农民，农村有我们知识青年的广阔天地……。”

这位旅客还是好奇地问着：“姑娘，捋锄把可不像握笔杆那样轻巧。你们在农村连个家也没有，能扎下根吗？农村的活计也不是容易学会的呀！”

这时，那个稍矮的姑娘却挺了挺胸膛说：“同志，你瞧我们好好干两年，能摔打得出来吗？”

“能啊，一年不能，还有两年，三年嘛！只要你们有决心。”

“全国 5 亿农民，都能很好地生活在农村，我们为什么不能？”

第二天一早，候车室又熙攘纷繁起来，旅客都开始购票上车了。

“你瞧怎么办？”那个稍高的姑娘问着同伴。

“买车票，去宝坻窦家桥呀！”她的同伴坚定地说。

无论当代的年轻人对这种“天方夜谭”式的情景如何困惑，如何不解，如何感叹，但是，那条无形的“天河”却依然真实地存在着。这位自愿放弃都市“天堂”生活，而勇敢地去当那个时代“叛逆”的矮个儿姑娘，就是眼前坐着的侯隽大姐。

窦家桥，侯隽的第二故乡。这里寄去无穷的思念，捧起不尽的回忆。28 年前，她那辉映时代风貌的话语似乎又在耳际回响——

“我们正式在窦家桥生产队落户的第二天，就跟社员下地干活了。那正是烈日当头的三伏天，太阳好似故意和我们为难，没等走到地头，汗水就湿透了衣衫。

“拾掇棉花，认不清哪是果枝，哪是水蔓。耨地不知怎么下锄，锄头不听使唤，有时，摔得锄板当当响，锄不下去；有时又扎到土里拉不回来。没有几天功夫，我的脸上，胳膊上就脱去一层皮，手上打满了硬茧。

“为了便于劳动，我剪去了两条辫，摘下近视镜，把长裙子改成了裤褂。乡亲们见我实心实意地干，热情的手从四面八方伸过来，这个老大爷教我耨地，那个老大娘教我整枝打杈……

“为了尽快地增强体质，掌握本领，除在地里练习而外，我还利用早、午、夜休息时间在自留地里练习，干什么活都坚持下来。拔麦子的时候，我体力弱，手没劲，拔了一会就勒得满手血泡。队长让我干点别的活。我说，‘今年不学，明年还是不会呀，我还是拔吧。’由于坚持锻炼，农活逐渐入了门，体力也增强了。从日常劳动中，也深深地使我体会到‘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我从小过惯了集体生活，吃饭到食堂，喝水有锅炉，穿衣戴帽到商店里买，什么都是享受现成的。到农村来，衣袜自己缝，用水自己担，吃饭自己做。开始既不习惯，又不会干，还出了不少笑话。头一次熬粥，把面搅在锅里后，只顾加火，粥溢出来了。我用力压着盖不让往外跑。结果越压越跑的欢，半锅粥几乎跑没了。全村人都知道我把粥熬到锅台上了……”

讲起这段往事，侯隽谈兴极浓，她说：“当个农民，不仅是不怕吃苦受累就行了，还得要学会安排生活、学会过日子。我注意学习老人们精打细算，农忙吃好粮，农闲吃次粮，勤俭节约过日子的经验。冬天，我多吃白薯干，把好粮食留起来农忙时吃。”

“在农村生活，你难道不觉得苦吗？”我问。

“一个时代，一个思想”，侯大姐笑笑，“那时候的青年人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成长起来的。我也不例外，那时候解释一切的基本观念都离不开‘阶级’，我想，在旧社会，贫苦农民整年吃糠咽菜，现在不比吃糠菜好了千百倍吗？所以，不但觉得不苦，而总觉得什么都好吃，什么都香甜。”

这，就是当年的知识青年侯隽的“内心世界”。

3. 黄宗英与侯隽

在侯隽的卧室兼会客厅里，不多的几张单人相片里，有一张风度翩翩的，被侯隽亲切称为“黄大姐”的彩色照片，格外引人注意。细心的人一眼便可看出：著名电影演员黄宗英。

谈起侯隽跟黄宗英大姐的友谊，那还得从1963年夏天，黄宗英的宝坻之行谈起。

那次，黄宗英本来是专程由北京来宝坻采访全国知名的邢燕子队和小于庄铁姑娘队队长张秀敏的。

行囊已经整理好了，可打心眼里就是不愿意走。她听县委宣传部的老杨说，这里还有个姑娘，名叫侯隽，乡亲们都说她“特别”。她决定再留几天，去窦家桥看看这个北京来的“特别姑娘”。

她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后来，她在她的报告文学《特别姑娘》一文中，是这样记述的：

一个早晨，我们来到史各庄乡（公社）窦家桥村（生产大队）。一进村，我们就打听侯隽住在哪里。村里正在盖新房子，有的在屋顶上上瓦，一位大叔望着远处地头说：“这会儿侯隽哪能在家，不定在哪块地里干活那！”这时候，有一群孩子把我们围上了，问：“你们是侯隽的同学吗？”“你们也是听毛主席的话来种地的吗？”我问孩子们是不是都认识侯隽？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嚷开了：“她可好哪，尽教我们唱歌。”“给我们讲故事。”“她还是民校老师。”“她会织‘车把套’，我们都学会了。”……

孩子们把我们带到一座低矮的小屋前，门上搭着锁，我正犹豫，一个小女孩轻轻把锁一摘，把门推开说：“进去吧，这门从来不锁，侯隽姐愿意大伙儿到她屋里去玩。”我跨进门去。这是一座用秫秸夹的小泥房，顶棚破处露出秫秸秆秆，窗户纸透风的地方，用旧席片子挡住，小屋里锅灶土炕、柴堆水缸，墙上挂着留种的玉米，墙角靠着一两件农具，又用碎砖头搭了个摆瓶瓶罐罐的案子。乍看是个庄稼人住的屋，又过分简陋了些。只有那炕角上的歌谱、口琴，一本《怎样写美术字》的小册子，一只新式的塑料茶杯，自制的插筷子的布袋……，显示出主人不像个“土生土长”的种田人。

我们刚迈进门时，就有几位大婶子大娘也挤进来了。我耳边听到他们在嘁喳喳着议论什么：“准是的，没错儿。”“这下可好了。”我回过头来叫：“大娘！”一位背着小孙孙的大娘亲热地招呼我们坐，问道：“这二位同志准是来接侯隽的吧？”我一楞，正不知如何作答，亏得这位大娘爱说话，一口气地唠叨下去：“这闺女可真会受啊。我就跟她说过，你在这儿吃这份苦，上边瞅得见，总有一天会把你这样的人才调到大地方当干部去。”我心里直嘀咕，我走过许多有知识青年当“新农民”的村庄，当我们向群众了解情况时，也常有为年轻人“请功”或“告状”的，可是从来没有碰到干脆要求调走的。我心想向她们解释，我们不是什么上级，更没有权力调人，随嘴却问出：“大娘，您不愿意侯隽在这儿吗？”大娘说：“咋不愿意？这样的闺女可哪儿找？跟谁都和。可这是怎么说的？大高中毕了业，念的那书一本本老厚，全不带小人的。老远跑到我们这儿来，没一个亲门近支的，有个女伴儿也‘颠儿’啦。成天下地，汗珠子掉地摔八瓣，一冬尽吃点白薯干子，我们眼下再苦的庄稼人过的也比她强，这算